



## 上 册

|                |         |
|----------------|---------|
| 给妈妈的爱有多少·····  | 周春英(1)  |
| 天 使 鱼 ·····    | 上官飞(5)  |
| 家乡的海家乡的江·····  | 于悦滨(8)  |
| 到哪过年 ·····     | 赵 华(11) |
| 梦在空中飞 ·····    | 王玉荣(14) |
| 春天的烦恼 ·····    | 郭红霞(16) |
| 寂寞女儿心 ·····    | 张 欣(19) |
| 蓝 丝 带 ·····    | 胡 珀(22) |
| 生日那天去唱歌 ·····  | 李冬俐(25) |
| 不说再见 ·····     | 艾 子(29) |
| 心灵的回响 ·····    | 杨林勃(31) |
| 只要树根不曾枯死 ····· | 阿 健(36) |
| 逛 书 摊 ·····    | 张云峰(38) |
| 亲和自然 ·····     | 姜 也(41) |





|                |               |
|----------------|---------------|
| 迷路了,走出来.....   | 林 茜(43)       |
| 苍白的花季 .....    | 萧 萧(46)       |
| 我为母亲买西装 .....  | 郑春芳(51)       |
| 高师精神 .....     | J·季洛社(54)     |
| 狗 和 猫 .....    | 阿戴尔·拉瑞(58)    |
| 优 点 单 .....    | 海伦·P·摩尔斯拉(60) |
| 最后的巢 .....     | 昌 建(64)       |
| 天涯思情 .....     | 林 园(66)       |
| 给心灵留一片净土 ..... | 徐 敏(70)       |
| 那片蒿草林 .....    | 李 红(73)       |
| 雨中的女孩 .....    | 邝保华(75)       |
| 伞悠悠情悠悠 .....   | 王淑君(78)       |
| 纽 扣 .....      | 冬 声(81)       |
| 我心中的那道风景 ..... | 桑晓梅(84)       |
| 窗 口 .....      | 李剑波(87)       |
| 水 仙 .....      | 冯亦代(90)       |





|                 |          |
|-----------------|----------|
| 珍惜一枝稻草 .....    | 佚名(93)   |
| 选择的自信 .....     | 王伯庆(96)  |
| 明天是另一天 .....    | 王书春(100) |
| 节省便士,英镑自来 ..... | 罗晋标(103) |
| 父母的房间 .....     | 谢远桥(106) |
| 一条小面包 .....     | 奥纳尔(108) |
| 守塔人的筹码 .....    | 吴长青(110) |
| 怀念春天 .....      | 杨福仁(112) |

## 下 册

|               |          |
|---------------|----------|
| 北京的邻居之一 ..... | 冯子禹(115) |
| 消失在时间深处 ..... | 九等生(120) |
| 温暖的寒夜 .....   | 王馥莉(124) |
| 枣 缘 .....     | 涌 津(127) |
| 我和爸爸说再见 ..... | 佚名(130)  |
| 沙漠观浴记 .....   | 三 毛(133) |
| 热泪盈眶 .....    | 吴成铭(142) |





|                    |                  |
|--------------------|------------------|
| 顺    序.....        | 肖霞明(146)         |
| 桔    脸.....        | 刘  静(148)        |
| 10元钱,改变了我的命运 ..... | 黄  斌(151)        |
| 一捆干柴生死间.....       | 徐  岩(155)        |
| 幸福女人的幸福.....       | 红  雨(159)        |
| 瀚海飘歌.....          | 雷贵勤(162)         |
| 美  国  货 .....      | 阿尔特·巴克沃德(167)    |
| 找寻春天.....          | 杨  木(170)        |
| 绿  毛  龟 .....      | 崔书毓(173)         |
| 悬    念 .....       | N·奈姆(178)        |
| 浮冰上的魔术(外二则).....   | 格哈德·霍尔兹—褒梅特(180) |
| 肖邦不相信爱情.....       | 醒  儿(185)        |
| 深深的思念.....         | 高  瀛(190)        |
| 化学飘进来.....         | 王小妮(194)         |
| 小    亭.....        | 张艳姝(196)         |
| 去  远  方.....       | 苗旭宏(198)         |





|               |             |
|---------------|-------------|
| 点一盏不眠的灯·····  | 小 莹(200)    |
| 柔韧人生·····     | 李含冰(202)    |
| 高三的异想·····    | 倩 倩(204)    |
| 蝴蝶飞进我的窗口····· | 中 跃(207)    |
| 我觉得我赢了·····   | 埃尔顿·约翰(209) |
| 无鬼之旅·····     | 段荃法(212)    |
| 你 和 我 ·····   | 苏 军(216)    |
| 生活处处有欢乐·····  | 丰 村(218)    |
| 童 年·····      | 枫 雨(221)    |
| 当一条小鱼又何妨····· | 徐文玲(223)    |
| 把命运转换成使命····· | 刘云清(227)    |
| 唱歌有瘾·····     | 雅 英(229)    |
| 墓碑上的人生·····   | 浩 灵(231)    |
| 春天就要来了·····   | 杰夫·伦尼凯(234) |
| 秋 雨·····      | 崔 杰(237)    |
| 画 的 话 ·····   | 刘涵华(239)    |
| 换 票·····      | 刘燕敏(243)    |





# 北京的邻居之一

◎

冯子禹

我在北京居住的日子总共算起来也不过十几天,那是公元一千九百九十九年春天的事情,我当时的身份是一个自由撰稿人,外加慢性胃病患者,我像大多数居留在北京的人一样,怀揣着某种不可告人的伟大理想,潜伏在海淀区六郎庄一座简易的农家小板房里,终日想象着把自己近百万字的手稿变做成一捆一捆的当代名作。我觉得自己怎么看怎么都像一个怀才不遇的先锋作家,如果我能守住寂寞,那一出现在大街上就被女读者围追堵截的场面迟早会降临到我的头上。于是我每天拿坚硬的胃和软软的方便面较劲,每天去蹲七八个人可以共享的茅厕,每天用冰冷的地下水洗脸洗手洗旧袜子。我的一个在北京上文学院的朋友,每天骑着自行车去他那所学校报到,再抽空拿了我的手稿去北京有名的刊物和出版社碰运气,把我一个人丢在那片人生地不熟的环境里,在无

梦  
在  
空  
中  
飞

115





奈与无聊之余,我难免不对左邻右舍发生兴趣,这时候左侧的女邻居小艾就莫明地闯进我的视线。

小艾年纪与我相似,或者小上一两岁,她像所有北京女孩那样留着半长不短的头发,一双涉世不深的眼睛让人不敢直对。她的穿着打扮与其他人没有什么区别,她的举止动作也像极了传说中的白领丽人,那天她突然闯进我的屋子,用一口不大中听的上海普通话和我陌生地打着招呼,我连忙语无伦次地回答她的提问。她知道认错了人,但她并没有立刻走掉的意思,她言语中透露的对北方人的好感让我萌生了某种奇异的幻想。我自认为自己是为人坦荡的青年作家,至少在当地也是个小有名气的文化人,于是说话口气就温柔了许多。可能是我朋友给她的感觉不错,虽然我身患胃病,可看上去也粗粗大大的像个标准的北方人,所以她对我的热情也就不那么奇怪了。于是我知道她一个人在北京外企做文案,还业余时间给另一家公司跑点零星的业务。我知道她是独身一人,大约在上海有一个日渐疏远的男朋友。我知道她来北京已经一年多了,她的理想是在北京找一个有身份有房子有户口的男人,这里面也包括在北京工作的有身份的外地人。其实这些不见得全是小艾亲口讲给我听的,有些源于朋友的介绍,有些源于我在板床上辗转反侧时的灵感闪现。我没有爱上小艾的意思,我只是一个人呆在陌生的城市里感到有些寂寞无助罢了。再说小艾本就是那种天生温柔聪慧灵秀的女孩,我一个人除了构思创作小说外,偶尔动动心眼儿也是情有可原的,谁知道我朋友与她朝夕相处是不是也暗生怜爱呢?

我与小艾的接触就多了起来。她知道我是写小说的,就把大部分

空闲时间让出来，一边用心读我不可一世的小说手稿，一边用半生不熟的北京话来表扬我的不自量力，北京的三月是出了名的沙尘暴天气，遇到星期天她就借故赖在我的小板房里，掺杂着外面的风声甩出一大堆惊心动魄的读后感来，她在大学读的是经济法，可她的文学修养一点不比她逊色，我对自己先锋作家的命运也充满了茫然和忧虑。

朋友接了一批活儿，据说是给某家杂志社写什么影评之类的东西，这样一来他干脆就呆在学院里，把我和小艾放在一座仅止一墙之隔的院子里，好像要考验我似的。我每天二十一点准时将我的房门锁紧，我必须防止北京的风沙和操着各地口音的陌生人进入我的领地，我还有半夜写作的坏习惯，我不想打扰别人，别人最好也别打扰我，我把一整盒的香烟放在小桌子上，再往大茶壶里倒满开水，然后坐在板床上，开始杜撰我那悲剧加恐怖的爱情长篇小说。那其实是一个人鬼恋的故事，我在现实的基础又增加了少量的超现实成分，我把小说的背景放在我的故乡，一座只停留在别人想象的城市里，然后勾画出一个又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假想人物。一种不可抗拒的灵感让我把一个倩丽多情的女孩的形象偷偷地附着在小艾的身上，我暗自揣摸，要是让小艾看到我的小说，她一定会用上海话骂我是下流坯的，她还会用纤细的小手在我脸上象征性地抽几下，反正我曾答应她要请她吃北京烤鸭的，这也不失为一种接近讨好她的理由。可是我突然听到了隔壁传出的一种怪异声音，我的胆子一下缩成了针别儿，我大张着嘴将脑袋靠近墙壁，我终于听出那是小艾毫无装饰的哭泣声。我在犹豫和惊恐中窒息了几秒钟，然后去敲开了小艾的门，我在幽暗的灯光下，望见了小艾那张比我小说





中人物还要惨白的脸。然后她就倒在我的颤动不已的怀里，像一片叶脉清晰可辨的落叶。

要不是家里有其他的事情，我真想呆在北京一辈子不回来了。关键是他们为我找了一个很不错的妻子，我原来的计划也就随之改变了，我想当作家也不见得就非得往北京跑，在这边我不是靠小说也从工作单位调了出来，还当上了作协理事，继而成了公认的青年小说家吗。北京的朋友最终还是留在了北京，他已经能给文学青年讲文学理论和小说技法了，他从北京回来旧地重游已是公元二千零二年的春天了，就是说我已经与小艾的联络终断了三年之久，虽然我与小艾也通过三次电话，但长途话费实在让我没法与后来的女朋友也就是妻子交代。我自动与小艾中断联系是因为我很爱我的妻子，我不能让没有结果的浪漫占据我的幻想。北京朋友的出现让我想起那个恬静而温柔的上海女孩。我问北京朋友有没有小艾的消息，北京朋友显然是把那个同住在大杂院里的女孩忘记了，他想了好久才想起来，你不知道她已经死了吧？她是让人杀死的，就死在我们居住的那块板房的隔壁。已经一年多了，现在也没有破案。朋友忽然不怀好意地问我：她勾引过你没有？我当然失口否认，朋友说小艾在他呆在那里时常常借故去找他，还有意无意地表示出要如何如何，他就大智若愚地躲着她，始终没犯生活错误。朋友坦然正色又颇为惋惜地说：谁知道她是干那种营生的，听说已经拿了学位证书，就快得到北京户口和一个北京人结婚了。我问朋友小艾到底是做什么的，朋友狡滑地说你就寻思去吧。我也就没再问，过分关心一个陌生女孩的私事，本来就不是我的性格，就让小艾连同我

上个世纪的某段记忆一起飘散在风中吧。

事实上那天晚上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我忘了说明我是一个香精过敏者,而且当时我正患有严重的胃病,那女孩身上散发的不知名的香味让我呕吐不止,在那个大风临窗的春夜里,美丽的小艾给我讲了一大堆童话故事,直把我像小孩那样哄睡着,然后疲惫地打扫我的呕吐物。我隐约地听她用标准的上海话说:还东北人呢,依看看依那个死样子。



我自动与小艾中断联系是因为我很爱我的妻子,我不能让没有结果的浪漫占据我的幻想。

梦  
在  
空  
中  
飞

119





## 消失在时间深处

◎

九  
等  
生



二千年五月的一天，几个老朋友来到我家。当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既没有谁过生日，也没有谁新结交了同居的朋友，更没有谁要与大家告别准备离开这座城市什么的。说白了就是一次普普通通的朋友小聚。

于是按照惯例，大家一起去了距家不远的一个小饭店。在相互说笑中，开启了啤酒和饮料，再然后就你推我让地喝在一起。

每两个朋友间，并不都能常常见面，所以就彼此打听各自的现状，旁边知道的人就有一句没一句地作着补充。场面虽然比较混乱无序，可也是习以为常的，也并不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

在东拉西扯中，老贾忽然感慨地说：一晃我们都是大人啦。都三十好几的人啦。他是我们年纪最大的人，向以坦白稳重著称，所以此言一出，大家纷纷表示赞同。徐说：还记得我们最早的一

次聚会吗？她的意思当然是在座的各位集体在场的时候。于是，大家像野鸟一样反溯着时间的方向，各自向自己的记忆深处飞去。

老喻说：我记得是九一年端午节，那次是在新华街一家火锅店里，我记得当时第一次见到徐。我还记得那天谁喝多了，可能是小何吧。小何连忙纠正他说：九一年过年的时候咱们不也聚了吗？那天是初四或者初五，咱们也是去的那家火锅店，我喝到一半就跑了，你准是把人记错了。老喻说：打死我也想不起来了。他把探寻的目光转向我。说真话我根本就想不起那次聚会了，我隐约地感到那肯定不是第一次聚会。我又把眼光转向小苗，她是最晚进入到这个小圈子里的人，她应该更有发言权的。

小苗果然说我们都记错了，她印象中的第一次聚会，还是在八九年的中秋节。当时在座的各位都在场，那天是在我家里，点着蜡烛，喝了瓶白葡萄酒，还吃了许多月饼。她还保留着那天我们大家的照片。她这一说我们似乎都从梦中清醒了。大家一致认为小苗的记忆力真是了不起，十多年前的事情她也记得一清二楚。于是我们都在搜肠刮肚地回忆着那次烛光晚会的动人情景。零零碎碎的记忆混合在一起，突然就有了种往日重现的恍惚感。徐说：她还能回想起当时我们玩的游戏，除了唱歌说绕口令外，好像还联句分别给每个人写了首打油诗。小何说她的脑子进水了，写诗那次他根本没有来，那应该是在九零年的什么节日。我也想起作诗那次小何确实没来，他因为工作忙的原因，总是错过我们在一起的时机。老贾这时仿佛从往事中跳将出来，他非常自信地大家说：我想起八九年那次聚会了，当时我紧挨着他坐着，我的左边



校

园

文

学

丛

书

是徐，他的右边是小苗，再往那边是小何和老喻，对了，老喻和小苗之间应该还有一个人的，是谁他不敢确定。是有个女孩在场，她长得挺白，梳着短发，眼睛特别大。老喻也想起来了，我也想起来了。我说：那是洁。大家恍然大悟地说：对对对，那次她也来了，小何终于承认那次他喝多了，半路就跑到外面去吐了。可忽然大家对时间又不敢叫真了。有人说是中秋节，有人说是八月十六。

要是时间能倒流就好了。要是那天的照片上有日期就好了。徐说。

照片上肯定没有时间。小苗说，要是谁记日记就好了，咱们回去查一查。这样一来他们就把矛头指向我，我不交出我那天的日记也不行了。于是饭一结束，大家都来到我家。我翻出了我十二年前的已经泛黄的日记本。

122



记日记的习惯我一直保留着，至今差不多积攒了二十多本形状各异、薄厚不均的日记本，它们按照时间的顺序被我搁置在书柜的底层，除了陈年的灰尘和淡淡的霉味，幸好没被虫子刻蚀掉。我小心翼翼地翻开这凝结着光阴与情感的时间履历。我的感觉告诉我，这很像是对逝去青春的神圣祭奠。

我先找到了九一年端午节的聚会，证明小何的记忆还不错。只是他当时确实中途跑掉了，是因为他弟弟来找他有什么事情。我又翻到九一年初四那天，果然大家也聚了，奇怪那天洁也来了，奇怪的是我喝多了，不仅吐得一塌糊涂，后来怎么回的家都不知道。我又翻到八九年中秋节，那天我们并没聚会，那天我心情特别不好，可能是刚接到前任

女朋友即将结婚的消息导致的。事实证明小苗的说法是对的，真正聚会的时间是农历八月十六。我像演电影一样仔细地阅读着那天的整个经过，然而一刹那我们都惊呆了，我们都出现了错误。

原来那天在小苗与徐之间还有一个女孩。她是陈，一个我不大熟悉的却很有个性的文静女孩，她是徐大学的同桌，那天正好是她阳历的生日。我们立刻去翻照片，照片摆了一床一地，就是没有陈的影子。那天她非常腼腆羞涩，谁都照了就她说什么也不照，所以在我们的记忆深处，她基本就是个空白。现在我们都想起陈来了，如果不是我记得这么琐碎，如果不是我们偶然追忆起那个时光中突然迸现的瞬间，我们是不是也会被时间遗忘呢？就是说时间像魔术师一样，在你不注意的时候，就把你的心欺骗了。多么可怕呀！

我们是生活在时间深处的驻虫，正在无忧无虑地啃食着自己的生命。宝贵的青春岁月就那么消失逝了，仿佛一张燃烧过变成黑蝴蝶的白纸，上面究竟记录过我们多少快乐与哀愁啊。

我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时间又过去了大约二年，现在我对二千年五月那天的记忆也有点模糊了，我是否有必要翻开日记，看一看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者都有谁在场呢？

梦  
在  
空  
中  
飞

123



宝贵的青春岁月就那么消失逝了，仿佛一张燃烧过变成黑蝴蝶的白纸，上面究竟记录过我们多少快乐与哀愁啊。



## 温暖的寒夜

◎  
王  
馥  
莉



小站，冷冷清清，几盏灯昏暗地闪着，像夜晚的鬼火忽明忽暗地摇晃，摇得我的心也跟着颤，跟着冷。

走出站台，天忽然全部暗下来，伸手不见五指，黑漆漆的夜色中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突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只能摸索着走到马路边，试着打辆车回家。

车过了一辆又一辆，却没有一辆停下来，只是“唰”一下闪光便迅速地消失在宽宽长长、凄凄凉凉的马路上。我觉得自己的心跳快到嗓子眼了，难道我就这样一个人走回去吗？想起附近村庄的那一片密密麻麻的一座挨一座的坟墓，我浑身起鸡皮疙瘩，不由想起了鬼。

这时，惟一的希望是遇到一辆车在我面前停下来，把我送到母亲身边。

半个小时过去了，我依然站在漆黑的夜里瑟

瑟发抖。一阵摩托车的声音突突地由远及近而来，一束刺目的亮光也“唰唰”地愈来愈近，摩托车的速度在渐近我的地方慢下来，最后停到我面前，却加强了我的恐惧。

适应了黑夜中的亮光以后，我模糊地看清了：一位个头很高的小伙子，头发披垂到肩，很有些京城街头的所谓的艺术家的形象，长至膝间的皮靴，外面罩一件棕色皮大衣，很英俊。可那副样子让我不敢相信，万一遇上了坏人岂不更糟糕？母亲说过，现在的坏人鬼着呢？他的脑门上又不贴着标签，不能随便地相信人。

我在这寒夜中打了个冷颤。

“这大半夜的去哪儿？一个小姐可不太安全，要不要我帮助？”

语气有点冷漠，但态度却显出一片真诚，他用眼睛打量着我，似乎有些心不在焉。

“谢谢，有人来接我，你走你的吧！”

我胆战心惊地说了假话。

“是吗？这么晚了，还没来，怕是忘了吧！你可不要后悔，前面就是坟地，小心见到鬼。”

他似乎在吓唬我，我想他也不会是什么好人。

“你走吧！”

我冷冷地说了句，果然，他骑上摩托车走了，只有一片突突声在耳边荡过，望着漆黑的夜，又有点后悔，怎么这么不凑巧？

“小姐，我说你还不走，最近可老发生抢劫案，别把人看坏了，我又不是老虎，上来吧，我送你回去。”



他返回来，冲着我仍是冷漠，这回我无法再拒绝，索性不再多想坐到了他的车后座上。

他骑得很快，冷风吹在脸上像刀割，我直打哆嗦，忽然，他嘎一下把车停在了路边，我吓出了一身冷汗，心想这下可完了，“你，你要干什么？”

校

“怕什么？呶，把大衣披上，别冻着。”

园

他依然是毫无表情地脱下大衣，甩到我身上，命令一样地说。我只得傻丫头般地穿上，顿时，觉得温暖多了。

文

学

一句话也没有说，他只是稳重地开着车。

丛

书

车到了家门口，他一边穿大衣一边说：“你们这些文绉绉的女孩子，把别人都看成坏人了，防人也不能这么防着，世上还是好人多吧？”

我自觉惭愧，连声说着对不起，可他一转身跨上车就没了踪影。

依然是黑夜，但是我似乎看到了无限的亮光。

126



车到了家门口，他一边穿大衣一边说：“你们这些文绉绉的女孩子，把别人都看成坏人了，防人也不能这么防着，世上还是好人多吧？”